



Carl Schmitt

施米特文集 第二卷

刘小枫 编

政治的浪漫派

[德] 卡尔·施米特 著 冯克利 刘 锋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D0-53

K0301



Carl Schmitt

施米特文集 第二卷

刘小枫 编

政治的浪漫派

[德] 卡尔·施米特 著 冯克利 刘 锋 译



04114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浪漫派/(德)施米特(Schmitt,C)著;冯克利,刘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施米特文集;第2)

书名原文:Politische Romantik

ISBN 7-208-05197-6

I. 政... II. ①施...②冯...③刘... III. 政治学
—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0824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马健荣 方 已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世纪文景

政治的浪漫派

[德]卡尔·施米特 著

冯克利 刘锋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1/16

印 张 15

插 页 5

字 数 246,000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5197-6/D·905

定 价 25.00元



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1888-1985)

编选说明

中文版《施米特文集》第二卷收入施米特论著两种：《政治的浪漫派》和《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

18 世纪末，史称“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开始在欧洲蔓延，几乎成了 19 世纪的主导精神——染上这种精神的，有一堆青史留名的人物——尼采在谈到 19 世纪欧洲的思想状况时曾经说，一种“病态的疏离”“在欧洲各民族之间诱发了民族性疯狂”（《善恶的彼岸》，第 256 节）。这里所谓的“病态的疏离”，指的就是浪漫主义（“疏离”[Entfremdung] 是一个浪漫派喜欢用的语词）。

在汉语学界，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早已经为人熟悉。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浪漫主义仅仅是一种文学方式，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尼采置身浪漫主义洪流，却看到浪漫主义的政治性质：“鼠目寸光、玩弄权术的政治家目前正靠着这种民族性疯狂执政（《善恶的彼岸》，第 256 节）。”青年尼采也崇拜过浪漫主义，后来他承认，那是自己少不更事，“带着某些错误和过高的估计迈向现代社会时”犯的错；尽管如此，尼采并不否认，浪漫主义“是我们的文化命运中最近的大事件”（《快乐的知识》，第 370 节）。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大事件”甚至没有随 20 世纪烟消云散——直到晚近，一些西方思想家（比如自由主义的伯林和社群主义的泰勒）仍在为历史中的浪漫主义招魂。至少，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政治的浪漫派问题不可小视。

关于德意志浪漫派，汉语学界已能接触到的重要文献有海涅的《论浪漫派》（60年代已有中译本，见海涅《论德国》，海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勃兰兑斯的《德意志浪漫派》（80年代已有中译本，刘半九译）和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本）第三卷中的论述。这些书都成于《政治的浪漫派》之前，施米特广征博引，偏偏没有提到这些书——海涅的名字连一次也没有提过，显然不是不知道，也非疏忽。

与对浪漫派的文学评议不同，法学博士施米特关注的是浪漫派的“政治立场”——浪漫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施米特对尼采一向蔑视——《政治浪漫派》中仅仅一次提到尼采的名字，但其关于浪漫派的政治性质的见识，很可能恰恰来自尼采——在尼采眼里，瓦格纳的希格弗里德“已经成了一桩针对浪漫派的罪”，可厌的是，晚年瓦格纳背叛了自己的“非常自由”，“反罗马化”的希格弗里德，“先尝到这会儿已经变成政治的那种趣味”（《善恶的彼岸》，第256节）——施米特恰恰把浪漫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的趣味”。当然，对于这种“政治趣味”的性质，施米特的看法与尼采刚刚相反：在尼采看来，浪漫派要回归罗马、回归天主教，施米特则断言：“天主教一点儿都不浪漫。”——毋宁说，浪漫派是反大公精神的（参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

施米特的大多论著都是从现实政治处境出发、针对现实处境而论，但论述方式往往带有思想史性质。从书名和内容看，《政治的浪漫派》似乎是思想史论著，针对的却是现实政治问题；相反，《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从书名看谈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却又是思想史论著。

施米特写《政治的浪漫派》的用意，也许直到《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这本小册子出版，才充分呈露出来：浪漫派的“永恒交谈”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公开辩论基于相同的形而上学真理论。这篇短小论著的论述逻辑是：第一章分疏民主制与议会制的不同，第二章讨论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议会制与自己的思想原则相违，然后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论和非理性主义的神话政治论；似乎，这两个自由民主宪政论的敌人恰恰是自由民主宪政自身的内在矛盾孕育出来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是紧接着《政治的神学》写的，两书都分为四章，如果平行对勘两书的章节论题，不难发现论题上的一致；施米特为什么反对浪漫派，也许就不难把握了。

《政治的浪漫派》初版于1919年，1925年再版，作者加了长篇序

编选说明

言，以后重印各版（至1998年印行6版）均据1925年版。“浪漫派”与“浪漫主义”是两个词，“浪漫主义”是广义的，通常指弥漫整个欧洲的一种时代精神，“浪漫派”（Romantik）则特指属于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的德国作家。但在施米特的用法中，Romantik经常用来指广义的“浪漫主义”，尽管他主要讨论的仍是德国的“浪漫派”。我们尽可能用“浪漫派”来译 Romantik，不加“主义”。

原书目录中，各章下有若干小标题，这些小标题在正文中并没有出现，中译本正文中的小标题位置，是依据英译本加的——顺便说一下，英译本不是全译，全书128个脚注，英译本仅译出不足十分之一。中译本正文由冯克利先生据英译本译，注释由北京大学刘锋先生从德文原书译出，并统校了全书。

《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1923年初版，1926年再版时施米特加写了长篇“绪论”（Vorbemerkung，英译本译作“第二版序”算意译），以后重印各版均依据这个修订版。德文原本没有附录，现在这个附录是依据英译本译出的。

刘小枫

2002年5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目 录

- 1 **政治的浪漫派** (冯克利 刘锋译)
- 3 再版前言 (1924)
- 19 导 论
- 19 德国人的观点: 政治浪漫派作为反动和复辟的意识形态
- 24 法国人的观点: 浪漫派作为革命原则; 卢梭主义
- 27 从浪漫精神和古典精神角度解释革命
- 30 政治浪漫派概念的混乱和定义的途径
- 35 **一、表面状况**
- 35 德国浪漫派作家个人的政治意义
- 39 施莱格尔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 41 缪勒的政治生涯: 在哥廷根是亲英派; 在柏林是封建主和等级
保守主义的反集权派; 在蒂罗尔是绝对王权的集权国家职员
- 56 **二、浪漫精神的结构**
- 56 1. 寻求实在
- 56 时代的哲学问题: 思想与存在的对立与实在的非理性
- 57 四种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的类型
- 62 上帝 (旧形而上学的最高实在) 及其两种替代上帝的新实在: 全人类 (人民) 和历史
- 62 全人类作为革命派的造物主, 历史作为保守派的造物主

- 69 浪漫的主体与这些新的实在
- 70 可能性与实在性的对立
- 72 人民和历史的浪漫化
- 75 反讽和密谋
- 76 实在性和总体性
- 79 对大全的浪漫使用
- 81 2.浪漫派的机缘论结构
- 81 主体主义的幻灭
- 83 “机缘”作为“起因”之反题的意义：机缘作为主观的与幻想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 86 旧机缘论的本质：靠更高的第三者扬弃对立
- 89 靠更高的他者浪漫地扬弃对立：真正的实在及各种对实在的权利主张者（自我、人民、历史、神）
- 92 结果：每一他者都是更高的，而且是这些概念的杂凑
- 93 浪漫的创造性：世界作为体验的动因，及这种创造性的审美方式
- 99 理智主义的浪漫派人士对精神领域的杂糅
- 105 **三、政治的浪漫派**
- 105 1796年以后国家学说的发展概述
- 109 浪漫派国家观与反革命国家观和正统论国家观的差别
- 115 国家和国王是浪漫旨趣的机缘论对象
- 116 浪漫派在伦理和法律评价上的无能
- 117 政治哲学中的浪漫化观念
- 118 缪勒的创造力：其论证是对有意义的印象的修辞式回应；其反题是修辞对比
- 137 一切被浪漫化了的对象的机缘性质
- 139 扼要说明政治浪漫派与浪漫派政治的区别：
对后者来说，结果而非原因是机缘性的
- 143 附论：按自由派市民阶级的看法，浪漫派是一种政治类型，以施特劳斯的《叛教者儒略》为例

- 152 **结语：政治浪漫派作为政治过程的伴生性情绪反应**
- 157 **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 (冯克利译)
- 159 引论：论议会制与民主制的抵牾 (1926)
- 172 导言 (1923)
- 176 **一、民主制和议会制**
(民主思想的规范的同一性观念和政治现实中取代这些观念的同一性)
- 184 **二、议会制原理**
(公开性与辩论；分权与制衡；真正的议会制的法律观；议会制理论的相对理性主义)
- 201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专政**
(专政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证据；无产阶级专政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 211 **四、直接运用暴力的非理性学说**
(索雷尔的神话理论；资产阶级的神话比喻；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神话)
- 221 **附录：**
论议会制的意识形态 (1925)

政治的浪漫派

冯克利 刘 锋译



再版前言 (1924)

用词语形成一个易于处理的简单名称，使人不必费多少力气就能达成一致，德国人不擅长于此道。不错，在我们中间，一种说法很快就能变成老生常谈，然而却不易变成实践上和合理意义上的约定俗成。凡是表面上依然客观，因此需要更进一步规定的概念，都会被拖入歧义丛生之地，引发文字之争；谁要从混乱中寻找客观明晰性，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永恒的交谈和毫无成果的喋喋不休。

浪漫派 (Romantik) 这个题目便意味着这类思考，不惟对我们德国人如此。在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讨论中，混乱同样严重。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感到法语文字的简洁，心生模仿之意。不是可以简单地说，浪漫派就是指从 *bonté naturelle* 的观念——换言之，人天性是善的观念——产生的一切心理学的和思想性的东西吗？法国人提出这个定义，显然认为它特别有说服力，在塞利埃尔 (Seillière) 讨论神秘派和浪漫派的许多著作中，对此也有详细阐述和论证。它的确给大量浪漫派现象提供了令人满足的尺度，也可以出色地适用于琐屑的日常心情和事务。

我们不妨设想，有人正在城市街道上散步或在集市上闲逛，他看着农妇在兜售自己的货物，家庭主妇在买东西。这些十分投入地交易着鲜果佳肴的人，令他大为感动；可爱的小孩、专注的母亲、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身板笔挺的男人和庄重的长者，都让他着迷。此人就是个浪漫派。描绘自

然状态时的卢梭，讲述中世纪的诺瓦利斯，^[1]在文学修养上可能有别于此人，但在实质上或心理上，他们并无不同。因为，用来编造浪漫主义神话的情境和题材，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遇到的是一系列规定了浪漫派特点的人所共知的形象：无害人之心的童稚的原始人、bon sauvage（善良的初民）、有骑士风的封建领主、纯朴的农民、仗义的强盗头子、周游四乡的学徒、可敬的流浪汉，还要加上俄罗斯农民。他们都源于这样的信念：在某处可以找到人的天性之善。

对于德国人的感受来说，这种基于人性善的定义，太过看重人身上道德的方面，很少看看历史方面，完全没有宇宙万物的视野。如此定义肯定不能算浪漫派的定论，它根本就不充分。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它不屑一顾。我们至少得承认，这种定义没有满足于浪漫派问题研究中的那些肤浅的泛泛之论。把浪漫派称为幻想、渴慕、梦呓、诗意、怀旧、遐想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本身大概就是浪漫派的表现，而且，也肯定没有把握到浪漫的概念。虽然有这类实例，但以为收集一堆东西标上浪漫的名称、按某种观点列出一份“浪漫的”对象清单，便可以从中归纳出浪漫派的本质，显然是荒谬的。中世纪是浪漫的，详细罗列废墟、月光、驿车号角、瀑布、溪上磨房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东西，并与刚才提到的浪漫人物的清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一份十分可笑的目录。

不过，这种做法的毫无用处到可以指出找到正确的审理方法。要界定浪漫的事情（Romantischen），不能以任何被浪漫地感受的对象或论点为起点，不能以中世纪或废墟为起点，而应以浪漫的主体为起点。这里涉及的总是某种类型的人，要从这类精神的人自身来理解【浪漫】。我们应当注意浪漫派人士们的独特表现，从他们与世界特殊的浪漫关系入手，而非从这种表现的结果、从作为后果或征兆的五花八门的事物和状态入手。

人性本善的观点至少提供了一种答案。这种说法在理解浪漫派的表现时，试图把它简化成一条信条性公式，结果至少大体上不离谱，因为，精神性的事情中的每一论说，无论自觉与否，都以某种正统或异端的心条（Dogma）为前提。人性本善的学说恰恰被证明是众多运动的最本己的

[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思想家，作品有《夜颂》等，其短论《基督教抑或欧洲》已成为经典政治哲学文献（中译见诺瓦利斯，《基督教抑或欧洲》，刘小枫编，林克译，香港道风书社，2004）——中译者注

标准，尤其当它与否定原罪联系在一起时，情况更是如此。不但在所谓“卢梭式的”倾向中，在善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迷拜人道的人 (humanitären Betbrüder) 中间，可以看到这种信条立场是其终极动机，一些强大的激进思潮也是如此。许多小教派的生活——特洛尔奇 (Ernst Troeltsch) 在其《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中已为它们找到了“绝对自然法”的公式——都来自某种幻想，其无政府主义力量就在于对原罪的否定。

我觉得，基于人性本善说的解释，要比从民族特性角度来说明浪漫派——比如把浪漫的等同于德国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的观点——更好，也更正确。这些浪漫派定义的提出，出于十分不同的动机。有人根据浪漫因素产生于某种混合体的观点，认为浪漫派是罗马和日耳曼各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尤其因为在所谓浪漫的中世纪已经找到了这种混合体。于是，日耳曼各民族便把浪漫等同于他们自己的民族，这可同时为两者增光。法国人鄙弃浪漫派，认为它是日耳曼的，从而打入法兰西民族的敌人之列。出于爱国主义，人们既可弘扬、也可唾骂浪漫派。但是，把世界其他地方视为 *candidat à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文明的学生) 或德国文化的倾慕者，或在“幻想的”和“激情的”之外再给浪漫的加上“德国的”或“日耳曼的”这类称谓，无异于使得 19 世纪的这场波及欧洲各民族的伟大运动变成了好为人师 (schulmeistern)。最糟糕的莫过于打算把这些称谓用于教育目的：要么，浪漫派被描述为新生命和真正的诗，表现为与时代的迟钝相反的活力和强健；要么，被描述为病态敏感的野性爆发和野蛮人在形成风格上的无能。在持前一种观点的人看来，浪漫派是青春、健康；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援引歌德的教诲，认为古典是美好的、浪漫是病态的。既有健康的浪漫派，也有颓废的浪漫派，既有贴近人生之当下性和实际性的浪漫派，也有遁入历史与传统的浪漫派。欲知何为浪漫派的本质，不能以这类正面或反面的卫生学道德说教或者论战性政治评价为起点。在实际运用时，浪漫派可以导致这类评价。但是，只要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则如何组合与指定称谓，以及从这场极为复杂的运动中选出哪些东西作为真正的“浪漫”特征以做臧否之论，基本上仍然只能是任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依然像司汤达那样简单地说，凡有意趣的就是浪漫的，凡乏味的就是古典——自然，反过来说也一样。原因在于，这种褒与贬、讴歌与鞭挞的劳神游戏，总围着一根有两个头的棍子兜圈子，

从哪一头都抓不住它。

与上述情况相比，基于人性本善说的定义，算是值得赞扬的有价值的贡献。不过，它还不是历史的认识。其缺陷在于，作为一种信条和道德说教的结论，这一定义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历史特征，而是把它与其他众多历史过程一起归结为一种单一的一般性论题。这导致了不公正地排斥伴随它的有价值的现象和成就。结果，无害的浪漫派人士被妖魔化，说他们与想入非非的宗派分子是一丘之貉。不管从形而上学还是道德的角度，我们必须严肃看待每一场思想运动，不是把它们视为抽象论题的个案，而是视为与某一历史过程有关联的具体历史现实。假如历史的描述——它仅仅涉及再现实际事件——一般而言既易于理解又有内在条理，则人们不会要求它在语言用法上有充分系统的自觉。如果旨在理解一场思想运动的要点，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以这种兴趣为起点的历史思路来说，把浪漫运动跟启蒙运动和古典主义的对立本身作为起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果艺术、文学和文化历史学家把这种对立作为惟一明确的标准，就会造成极大混乱。他们心里想的是浪漫派，却并不像抽象的批评家那样，从某个一般性论题来推断许多历史现象；相反，他们把许多运动跟浪漫派扯在一起，结果，他们在世界史中到处都看到浪漫派。于是，各种宗教的、神秘派的和非理性的倾向、柏罗丁（Plotin）的神秘论、方济各运动（Franziskanische Bewegung）、德意志虔信派（Pietismus）以及“狂飚突进”运动，〔2〕统统成了“浪漫的”。

这是一种奇怪的论点，它被用来按简单的对立划分一个巨大的历史和审美材料：浪漫派或古典派、浪漫派或理性主义。浪漫派就是与古典主义的对立。因此，凡不属于古典的，就一定是浪漫的——而古典主义也表示一种异质的组合，有时指古典时代的异教文化。这种对比的结果是，基督

〔2〕 柏罗丁（Plotinus，205?—270），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派代表人物，著作有《九章集》等（《九章集》篇幅颇大，中译节选本将由“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出版——中译本编者注）。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创始人，要求修士恪守教义，步行各地传播“清贫福音”。虔信派是德国路德宗的一派。“狂飚突进”（Sturm und Drang）是18世纪后期发生于德国的文学运动，对后世影响巨大，因作家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飚突进》而得名。——中译者注

教中世纪可以成为地道的浪漫主义，但丁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浪漫诗人。有时，古典主义被理解成法国 17 世纪的艺术，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的古典主义倡导者也有做浪漫派的资格。因为，在德国，古典文学是从一种曾经受到卢梭影响的多样化的大都市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根本不存在“古典主义”拥护者的俄国，古典主义就成了十足的舶来品和西欧的东西。或者：浪漫派是与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对立，据此，浪漫主义可以是理性主义或启蒙运动以外的任何东西。

这种否定的共性导致了出人意料的荒谬组合。天主教会不属于理性主义，尤其不属于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于是，这个有着基督教的秩序与纪律、教义明晰、道德森严的奇迹结构，也被说成浪漫的，天主教人物便可以想像到的一切天才、小教派和运动一起，统统被请进浪漫派的万神庙。这古怪的逻辑通过一致的否定得出各种定义，甚至从这种否定性类比的一团迷雾中编造出新的组合和混合体。浪漫派以一场青年运动的面貌出现，与当时既存的过时的一切相对立，或与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相对立。文艺复兴也是一场反对当时过时的老旧事物的运动，“狂飚突进”运动和 1830 年代的“青年德意志”运动同样如此。这类运动几乎每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历史上到处都有“运动”。于是，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浪漫派。然而，一切事情说到底皆有某种相似之处，关键在于不可用不断更新的类似把不明确的历史复杂现象搞得更不明确。

我把这种研究方式大体上视为浪漫派本身的结果。浪漫派也利用历史事件，把它作为独特的文学创作的机缘，而非按其本来面目去理解它们。可是，这种创作本身也是浪漫化的，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浪漫派亚种 (Subromantik)。甚至在我们想像不到的地方，也能看到这种过程。我只想谈谈一个极端明显的事例。帕皮尼 (Giovanni Papini) 把浪漫派理解为个人主义，说它源于有 *spirito di rebellione* (叛逆精神) 的自我的反叛。可是他对“浪漫主义” (Romantizismus) 的描述却从这样的论点出发：“这个概念中有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过，“当我们论及大范围的现象和宏大的运动时，比模糊的概念更为明确的东西是没有的”。〔3〕要是有一个反对主观主义的任意和不讲形式的人、一个浪漫派的敌人也这样说话，从后者的朋

〔3〕 Giovanni Papini, 《哲学的黄昏》(*Il crepuscolo dei Filosofi*), 第 56 页。